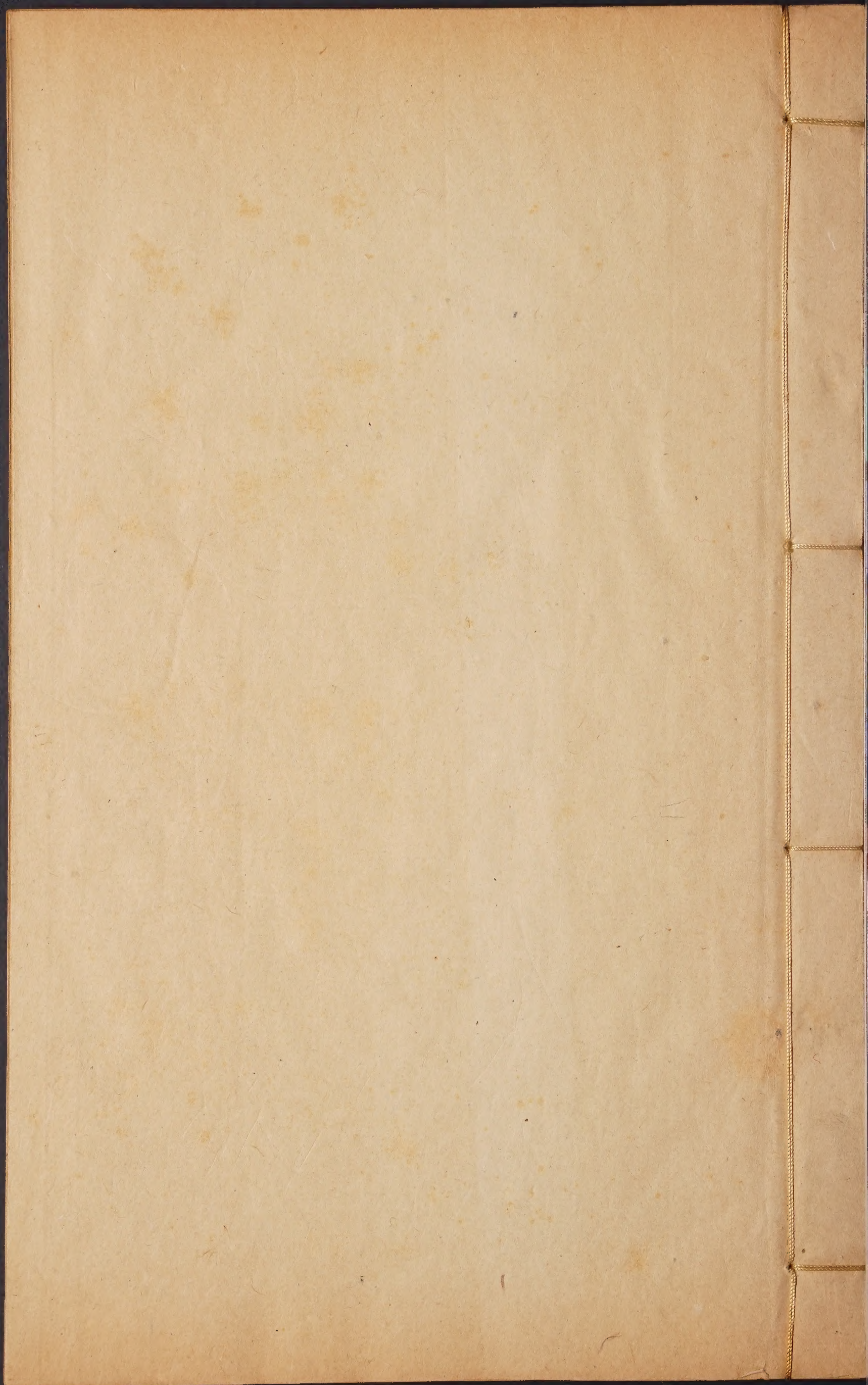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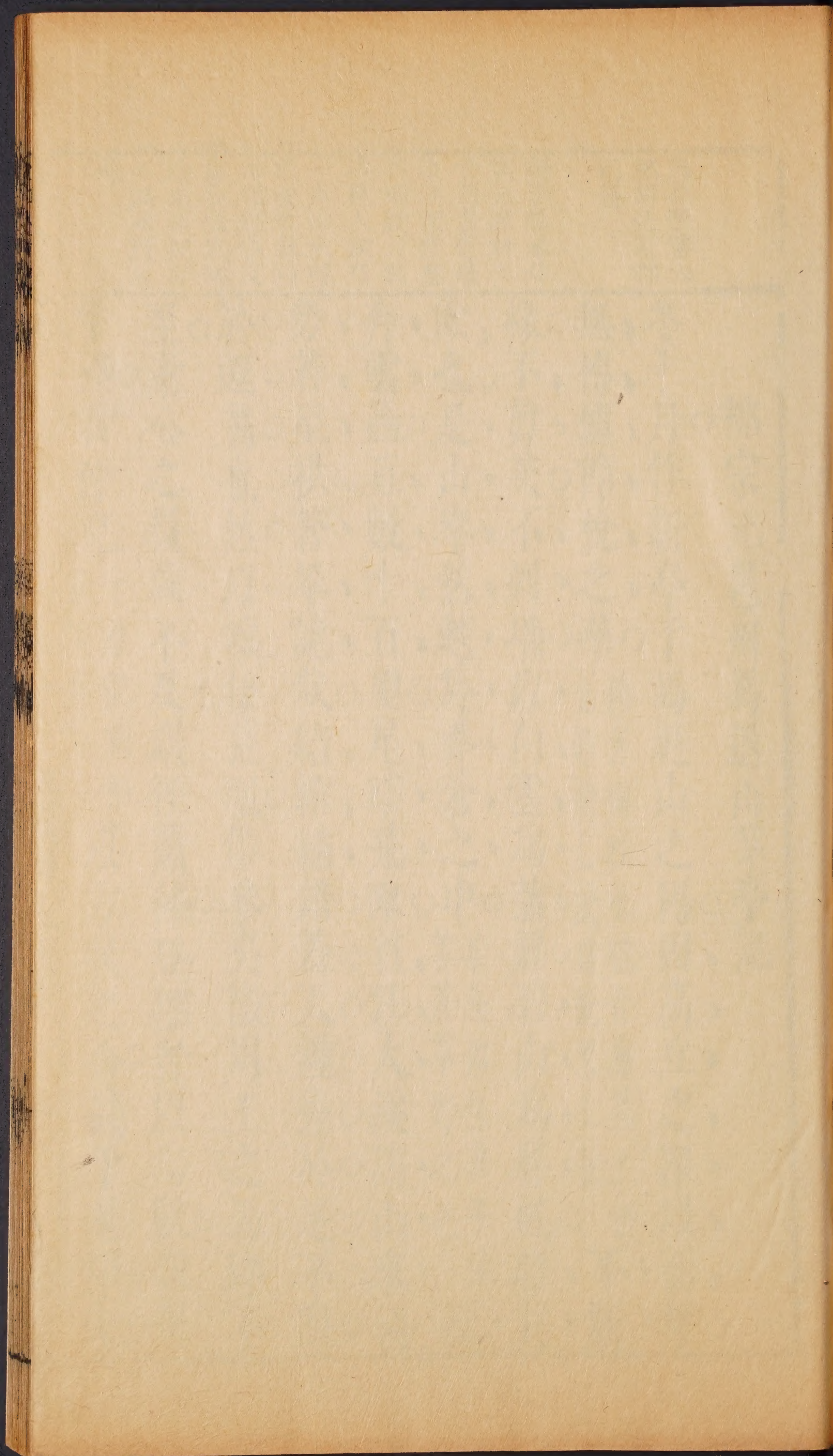




天然形勝天然句法可称兩絕

按子厚漁父詞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声山水綠東坡称眞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看來此記亦不減此詩風味

柳宗元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〇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〇因高丘之阻以面勢〇無槫櫨節梲之華〇槫音摶柱也櫨音虜其上拼也節𣟄上梲首梲梁上梲不斵椽不剪茨不列墻〇以白雲爲藩籬〇碧山爲屏風〇昭其儉也〇是山崒然越於莽蒼之中〇崒慈恤切莊子注莽蒼草野之色〇馳奔雲矗〇亘數十百里〇尾蟠荒陬〇首注大溪〇諸山來朝〇勢若星拱〇蒼翠詭狀〇綺綰繡錯〇蓋天鍾秀於是〇不限於遐裔也〇然以壤接荒服〇俗參夷徼〇周王之馬跡不至〇謝公之屐齒不及〇巖徑蕭條〇登探者以爲歎〇歲在辛卯〇我仲兄子厚從兄柳寬字存[illegible]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〇夫

先安頓此數句方見游不廢業此亦是作記中大關係處足爲亭生色

發穠鮮于簡古寄至味于淡薄

此意欲追跡羲之蘭亭記其雄深簡嚴足以當之着鋪叙善粧點遂成一篇好文字到末更竟精神

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繇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槩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淋澗之媿故志之

王　鏊曰柳子厚茅亭記當爲子厚諸記中第一

張以忠曰奇趣靈姿超然塵表而丰骨殊聳秀



此篇旣要揄揚弘農公又要揄揚戴氏此作布置得法

布景趣

此下序其奇處

以上序景以下序人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坘島洲渚交其中（坘音遲與坻同）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顚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音諸）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暘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讀曰帥）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

離世樂道應前

言地以人勝人以地勝見斯池不特游观之美也

序池之景物雖神筆不能畫不如果有是否也至于人與地交贊之語則意起形外不止于説山水矣奇作

尚期其爲世用

三句收拾一篇

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其疑及字莊子文中子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兹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奂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以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

不可以不記

樓昉曰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無一字放過如引繩貫珠循環之無端如常山之蛇救尾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而豐約不差毫釐池因堂而勝堂因人而勝戴氏之父子人物又因子厚之文而勝使無子厚大手筆爲之發揮則戴氏亦一碌碌人爾况其池與堂乎當如此看

張以忠曰嚴峻秀潔精碩宏深而奇鬱之氣層折之法淵蒼之光不可殫究可謂神工

格律整嚴手
神峭鬱是極
老潔文字

敘綴如畫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布置有法轉折有神

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音杳）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茅坤曰曠奧二字為案亦奇

張以忠曰曲深峻潔

永州新堂記

（此篇不特鋪敘山林景物之美于治教尤有關焉）

將為窮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嵁丘男苦男五咸三切魏都賦有嵁巖）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不用人力）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度待洛切）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此段說未作堂時景狀）（十一本作也）有泉焉伏于土塗蛇（音虵毒蟲王作蛇）虺（音毀亦為蝮虺也）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瀏溜柳三音）

清刻雋異字字奇峭筆筆高聳

何等氣象

意寓箴規無中生有

小題目說出大道理眞可爲法

如既焚既釃（山宜切音詵酒也漉也）奇勢迭出清濁辯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內一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僂爲麗譙）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

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一作屋漏以爲二千石楷法

張伯忠曰秀刻靜遠曲深超雋未路淵思崇論又復簡貴柬雅此最有神檢之文後來名公所少無有能繼武者

此句狀山石之奇宛盡小丘之巨观當今兹記與兹丘千古生色

問其主問其價二意似覺淺淺然子厚遊到此最有斟酌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音古母）潭西二十餘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嶔然（音欽 山險也）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繇其

回其中以望二段只在眼前說景象何等雅麗山谷逵兆臺詩亦然

略說山川有不遇處其謫居之情況可見

結得閑雅

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瀯音營水）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回也）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旅以忠曰寫景狀物奇致層疊而言外多縈懷尤妙

子厚集中最佳處　布置與盤谷序相似　先放頓愚字為下張本　引証　叙綴如画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

見山水草木本未嘗愚
智與愚反畧言愚之狀
體自身說

回護佳
存謙避前賢之意且善回護
雖愚而有不愚者存所以況已所以訓時

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

子厚未甘伏个愚字此見胸中不能平處結妙所以散遣胸中滯處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

樓昉曰只一個愚字旁引曲取橫說竪說更無窮已宛轉紆徐含意深遠自不愚而入于愚自愚而終于不愚屢變而不可詰此文字妙處

茅坤曰古來無此調陟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又曰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

適以文章之雋傑客此土者乆之愚竊謂
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乆不能
搜巖穴之竒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
子厚之文

張以忠曰錯落縱横窮竒盡變而尤妙在轉折入化
絕無鎚鑿此殆天劃神鏤非人世筆墨可
追求也

封建之改如四序然雖非秦不得不爾以封建爲不得已以秦爲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證佐甚詳然皆有說以被之但文字絕妙封建非聖人意句應勢不可句彼其初以下直推向上去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繇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音尊鹿豕狉狉音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

此等議論自不可破

文勢如風馳雷擊亦如疊浪層峰自是奇絕

總一段意

翻說

此是封建本意

以直而不改必痛之後畏繇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說所以有封建曲折）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德之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

以上原封建所由起

以下詳封建之弊

歷數封建之失蓋其意不喜此制

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君羣后布護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武公卒國人殺戲而立括）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遷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楚莊王問鼎輕重）射王中肩者有之（鄭祝聃射周王中肩）伐凡百誅萇弘者有之（戎伐凡百又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

決無不掉之患此尚非循本之論也　明斯走取他郡縣又見有許多失處却推向他處去以為非郡縣之過　以下次郡縣之所由壞于　以上下秦漢及唐始終之際而非其制之不善　以下抽情立論如繅婦之抽緒而于條萬縷並入於

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秦楚燕齊韓魏趙）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郡縣之利）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鉏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

機非子厚之鏡心刻畫與其治辭鼓鑄不能到此

言州縣之獘則州縣之利可知

以下論四代封建郡縣縣于民之利病

或侯國入爲王朝卿士或釋位以間王政五伯雖大猶知尊天下之共主豈封

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七年高帝爲匈奴所圍）病流矢（十二年帝自擊黥布爲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

延盡失乎
失在于制不
在于政出脫

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國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

上四人下三句結得用事法

此固郡縣之得然失亦在此

只因漢有許多不好事故子厚得以為辭

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

堯舜禹之建諸侯請問何說

是不得已句應前封建非聖人意一句

說得警策

善下字

從不得已三字綴下文

也令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

湯武私而來公論未醇十分取之有激之論

先辯悉以下才入正論

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秦之季漢唐宋之末在位無非小人而與邦良佐悉沉于民伍雖守宰徧天下將何救于此

結句一篇命脉把握處直繳前

也私其力于巳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巳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此篇不襲前人五等之説希世虔務眞有見之言

眞德秀曰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眞可謂作文之法然其理則有未然者故致堂胡氏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而拘儒乃有以柳宗元之論爲不可易者豈其然乎

唐順之曰一篇段落精爽議論明確千古名筆

張以忠曰七國戰爭殆無虛歲秦兼有天下親鑒其病焉得不以郡縣大一統而肯襲三代封建之制乎規時審勢有必然者至三代與秦公私之異劃然千古豈必眞辯

左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杜註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音杭列之等左昭十一年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

探索融[illegible]

如今之世有守道如虞人者吾嘗拜稽而挹其休風

叅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太宰注叅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出左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音谷拲音菊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內則篇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

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于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盖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眞德秀曰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之四肢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于是指形器爲粗迹而索道于虛無玄漠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始不相屬矣柳子此論頗得道

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張以忠曰柳子文往往精于辯析非如今人一得之解筆鋒之快也直是胸中識力勘破古人如秉燭懸鑑然故事理洞徹下筆精爽如此文警策高亮名言磊磊確是先生持世之作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数不可多見

夫子于微子比干箕子三人皆以仁許之此碑又就箕子爲奴上推出一意來實前人所未道與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同一奇

書箕子廟碑陰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詩故謝疊山深取之

武庚未必能爲此故曰或然箕子未必有此意故疑其詞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出前漢志率是大道蘩於厥躬童云蘩徒紅切王作叢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其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語語古雅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縶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易明夷卦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洪邁曰子厚嘗自言每爲文章本之詩書春秋易叅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篇神骨有關世教眞得經史之奥

茅坤曰子厚文字多摹前人禮式惟當其時一叚

自出新意此古人心思未及者也

張以忠曰議論開闢筆力嚴古

既以尊夫子又以尊唐可謂一脉兩中仲尼之道

兩句鎖定

柳州先聖文宣王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上音槌下音計）卉裳攻刼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章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以水切）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齋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即就切）功

看他用事可謂本色用得恰好

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一作祠）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棲昉曰此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是柳州文宣王廟更移在他州不得

張以忠曰自唐迄宋作先師廟碑者多出名手文多可誦然往往極其贊揚不知先聖原贊揚不盡所以簡當切題必推是文

此篇似模燕許在柳文中又是一格而韓蘇之意自見　此文精心結琢奇鍊圓容較構雄健起句卓絕而體裁尤俊偉

睢陽南公廟碑銘并叙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遜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圖國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唐睢陽郡乃宋州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霽雲廟唐書有傳天與拳勇毛詩注拳力也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謂善射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厖眉之都尉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顏名駟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即猨字臂之將軍漢李廣猨臂善射上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天寶末寇劇馮陵濛突河華音畫天旋戲

劉歆王衍留穢千年讀之令人扼腕

叙述得體此文所以為古

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宄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謂陳希烈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謂哥舒翰等晉王衍字夷甫為石勒所破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訏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誓鴆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人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瞫為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之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城三堵為雉初據雍土謂非要

今絕唱

音調鏗然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叙云守一城以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與

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周禮諸臣之復謂奏事於王也）拔我義類扼於雎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音踈）勒而彌堅（後漢班超在疏勒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超孤立援吏士單少拒守歲餘又耿恭據疏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虜騎雖強頓盱（音吁）眙（音怡）而不進（宋文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三旬不拔）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公輸般設攻宋之械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志益專於三板（智伯率韓魏攻趙引汾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偪陽懸布之勁（一本作巧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主人懸布秦菫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縣即懸字隊即墜字）洴城鑿穴之奇（其事未詳或曰田單穴城火牛）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哭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

此文俱足令睢陽諸公生色千載

雷萬春面中六矢不動南霽雲斷指慟哭千載下尚足想見其忠勇

吾歸破賊必滅賀蘭忠憤

圍鄭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甘心
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註示服爲臣僕
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曰）
寡君使元以病告日敝邑易子而食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
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
國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
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
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寇公
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
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
燕禮獨何心歟乃自齧其指曰啖（音淡）此足矣遂慟哭
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情無衣之賦（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詞九歌國殤）

雄圖惜哉不遂

鍊辭工雅鏗鏘平劍佩之

篇云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樊之歎息後漢傳樊為漢陽太守賊欲送樊歸鄉里樊歎曰吾行何之遂戰沒有周苛之慷慨漢高祖使周苛守滎陽項羽生得苛苛罵羽羽烹之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陳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遂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蔡恭病卒詔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昉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竝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繈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塋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三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得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焉一本作鮑勛者非陵圖麗德之

聲

公與張許二
公以疲卒而
嬰孤墉抗方
張不制之虜
鯁其喉牙使
不得搏食東
南牽掣首尾
小大數百戰

狀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爲羽所殺魏帝令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於納
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棲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
宦其子注云仕其子而教之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
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財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事者之父母孤子也徵印
綬於漢儀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卽銀印艾卽綠綬要音腰十要者每一官卽佩一
印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
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懦以怒寇懦勤謹二
音勇也列子無以立懦於天下一本作僨者非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
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

力盡同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以利權害以自易萬可矣

陷之辰爲魁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浮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直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温序爲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爲冢地長子壽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乞歸塟帝許之麒麟

四語尤出人意表神工天手

銘尤精整

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有死無二難哉其人

閣中郎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盧含切羣凶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見左傳定公四年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童云上一遥切前漢張騫傳注要云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故以爲喻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鉦穴中偵丑正切伺視也賊攻睢陽爲雲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𨔣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鉤之一穴中出木拄之一穴中出鐵籠盛火焚之鉗馬非艱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鉗馬而秣之析骸猶競左宣十五年華

開義能徙果其初心

意傷誠壯令人髮竪

元曰析骸以爨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唐忠義傳霽雲被執賊欲降之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兕威西恧音王慙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安慶緒雷霆之誅繇我而速巢穴之固繇我而覆范陽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蹈天子震悼卹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是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張以忠曰此序慷慨沉壯踔厲鏗鏘南公忠勇讀之
如對非子厚極力結構未易得此
又曰睢陽孤城堅守抗扼強寇而後李郭得以
并力驅除再造唐室設爾時賀蘭諸臣互
爲聲援公將與張許諸公獎帥熊羆廓清
蛇豕安史之黨崇朝可破寧至久稽天討
哉先儒有云天以全節付之許矣睢陽之
陷於人乎何尤

一篇議論就包含在此數句內而吾善度材吾指使數字尤見大意

以言語代叙事

似戲似韵

步驟化工

文勢難而又揚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音龍）斵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予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予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

敘梓人之能可謂曲盡如親見最狀物之妙

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斵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搆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其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與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予圓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下相天子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文勢

造語好

二句收前意

以下將上梓人作

入正意

敘相道之合梓人者凡五段文勢層層揹詞有法

文勢 造語

文勢

造語

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爲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戶版者）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綰應前

段段照前有法

委任羣職而宰相坐享成功彼衆鈞軸者何必疲神役役耶聞子厚之言可以深省

此段反説不通相道者照上有力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積於成也能者進而繇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手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設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

文法比上較長正得末掉之法

此處看指柳子結胎在此

此段承得好結有精神

另有一種奇思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致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列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築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予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繇我則固不繇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

此段意最高

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去聲）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王錫爵曰此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蓋隨材受任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材器使以爲國家之用爲宰相乃不能隨材器使以爲國家之用不厚愧乎是立言之意也

張以忠曰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最得大臣出處去就之分而通篇旋運尤是神工

此借種樹以喻居官爲政者必平其政令以安其民如種木者必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爾反此則民不得遂其生一篇子厚之言得無慨乎

要緊全在此

子之非難棄之爲難非眞棄之也所以子之要緊在此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音縷 尪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音兹）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天便是性易一天字便新

應上文碩茂蚤實以蕃之故

形容耿長之病如親見之

詩家最忌粘皮着骨文家却不甚忌更說得痛切更覓得精神須看此傳

此本楊子問鑄金得金人之術之說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根拳曲而不舒 土換易而非故）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其性之天）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

句字法字皆好
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凄然
許多婉折結處語不多而意震悚此立言之意居官者當深以爲戒

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遂養其牲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其民因政令煩苛所以病而又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樓昉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爲種植作也。

敖鯤曰。此與梓人傳及韓退之圬者傳。俱規諷當時之文。

張以忠曰簡俊古雅兼復警切其轉折頓宕處格韵
清商筆法奇妙
又曰此文全以議論叙事杼軸最佳

此文自檀弓苛政猛於虎脫化來而轉折波瀾曲盡其態

此本借捕蛇以論苛政規諷世主是有用之文非相如楊雄之流也豈可以非漢文而少之

此篇專譏賦歛之太重前面設為之辭與捕蛇者應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黑色形質身有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腊乾為腊脯然後用以充藥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已止也踠音宛曲脚也瘻音漏頸腫也癘音厲疫也去死肌。除去已死之肌肉如癰瘍之腐爛者殺三蟲。殺三尸之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汝果以是事為毒而害之乎余將告乎蒞事者。更若役。毋令捕蛇復若賦。

若未後用苛政猛於虎事甚切

余觀世人果有苦於征賦而逃服雜役首深有味乎斯言

使供納其田租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吾將哀而生之乎。吾將抱哀戚以求一線生意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號泣呼叫無可奈何不得已而轉徙他鄉饑渴而頓踣無食而饑無漿而渴又且觸風雨犯顛頓道路僵仆而踣焉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

緣此所以語願補蛇讀此數語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

獨存之中又有所係所以不願更役

一篇主張先有此一句所以為此說

此轉尤佳只此一句便結了

乎南北。譁然而駭。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賦歛不及於我乃徐徐而晏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俟其時之所需而用此以貢獻於上。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蓋一歲之中犯死而得免者二次焉。其餘則熙熙而樂。其他時則熙熙而樂者皆不憂賦役之事。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今吾雖死乎此蛇吾亦無憾。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比吾鄉鄰被重賦而不幸以死者亦已在後矣。又安敢毒耶。又安敢怨其為毒而不為此且求以更役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於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

人風者得焉

樓　昉曰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宛轉斡旋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張以忠曰氣恬辭潔絕不激昂感傷無限

先說事因承接下分開鋪叙又極有力

上說朝與宮下說卿相寺人四句不合掌所謂異樣不俗

狐先二句應卿相疏外二句應不博謀乃卒句又與獨謀於寺人相應大抵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鞮（宦官）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節一）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節二）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繇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節三）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節四）然而齊桓任管仲

勢如貫珠正以終篇首不宜謀及媟近一句之綱

說到此正難解說故以土則大幾句見得有力回互好處

說到晉文誤後世處

又是一意舉趙衰未為不是問寺人則非

以與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與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五節）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為侯伯）誠畏之矣（魯僖公二十八年）烏能得其心服哉（六節）其後景監（秦孝公時宦臣）得以相衛鞅（商鞅）弘石（弘恭石顯二人漢宣帝宦臣）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七節）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謝枋得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

顧　充曰步驟謹嚴結句筆力尤高

張以忠曰此篇詞局嚴緊而波瀾仍濶卓識奇文

